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我的大学 / (苏) 玛克西姆·高尔基著; 郭家申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1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

ISBN 978-7-5594-2917-9

I. ①我… II. ①玛…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5727号

---

书 名 我的大学

---

著 者 [苏] 玛克西姆·高尔基

译 者 郭家申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刘洲原

特邀编辑 刘 娟 黄迪音 周量航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文化

版 权 读客文化

封面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917-9

定 价 109.90元 (全3册)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第一章 001

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感到自己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是在与周围的环境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 第二章 049

人们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只是因为，这些故事能够帮助他们暂时忘掉那些痛苦的，但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

## 第三章 103

一种模糊不清的焦虑情绪使我深感不安。我感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

## 第四章 145

看待一切事物要平和冷静，要牢记住一点：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向好的方面变化。

## 导 读 191

就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到喀山大学<sup>1</sup>学习去了，如此而已。

上大学的念头，是从一个叫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sup>2</sup>的中学生那里来的。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小伙子，人长得很帅，有一双女人般亲切温柔的眼睛。他和我同住在一幢房子的阁楼上，因常见我手里拿本书，觉得很好奇，于是我们便认识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就开始劝我，说我有“非凡的科学才能”。

“你生来就是为科学服务的。”他一面说，一面很潇洒地甩动着他那马鬃似的长发。

当时我还不知道兔子也能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却信誓旦旦地向我证明说：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大学里正好非常需

---

1 喀山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建立于1804年。高尔基是1884年到喀山的。列夫·托尔斯泰于1844年、列宁于1887年，都曾在该校的法律系学习过。据《高尔基及其时代》一书介绍，高尔基大概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初到喀山大学去学习的。——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注）

2 H.B.叶夫列伊诺夫（1864—1934），是一位小公务员的儿子，在喀山第三中学上学；1885年起在喀山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曾积极参加喀山各种秘密小组的活动。

要。不用说，我们也谈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sup>1</sup>的事例。叶夫列伊诺夫说，到喀山后，我可以先住在他那里，利用秋冬两季，把中学的课程修完，“几门”考试一通过——他就是这样说的：“几门”考试——大学就会给我发放政府助学金。五年后，我就会成为一名“学者”。一切都非常简单，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才十九岁，为人纯朴善良，古道热肠。

考完试后，他就走了。两个星期后，我也跟着他去了。

外婆送我走的时候，劝我说：

“你呀，别老对别人发脾气，总是气鼓鼓的，成天板着个脸，对谁都不服气！你这都是从外公那里学来的，可是他——你外公——又怎么样呢？活了大半辈子，临了变成了一个傻瓜，苦命的老头子。你呀，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上帝从不对人们严加惩处，只有魔鬼才喜欢伤害无辜！再见了，喏……”

这时，她从肌肉松弛、颜色灰暗的脸上擦掉仅有的几滴泪水，对我说：

“以后我们再也见不着面了，你这一走，行踪无定，距离又远，而我又是个快要死的人了……”

最近一个时期，我不在亲爱的外婆身边，甚至很少见到她，可是现在，此时此刻，我突然痛切地感到，以后我再也看不到这个和我休戚与共、至亲至爱的人了。

我站在轮船的尾部，看着她站在码头上；她一只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另一只手——用旧头巾的一角——在擦拭自己的脸，在擦她那双对人们充满挚爱光辉的乌黑的眼睛。

1 罗蒙诺索夫（1711—1765），出身渔民家庭，19岁离家外出，先后在莫斯科、彼得堡、德国求学，是俄国著名的科学家、诗人、现代俄语标准语奠基人、画家和历史学家。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个有一半鞑靼人居住的城市，住在一座平房的一个狭小的房间里<sup>1</sup>。这座房子不大，孤零零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在一条狭窄而贫穷的街道的尽头，房子有一面墙冲着一片火灾的废墟，废墟上杂草丛生，密密麻麻，有苦艾、牛蒡和酸模；接骨木树丛里有一大堆坍塌的瓦砾，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地窖，里面有许多无家可归的野狗，它们生在这里，也死在这里。这个地窖给我的印象很深，它是我所上过的大学中的一个。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人——母亲和两个儿子——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开头几天，我常看见这个愁眉苦脸、头发花白的瘦小寡妇从市场回来后，把买来的东西往厨房的桌子上一放，便开始考虑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怎样用这几小块劣质肉做成一顿饭，让三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不算她自己——吃饱喝足呢？

她很少说话。她那双灰色的眼睛凝聚着一种绝望的、与人无忤的执着劲头儿，就像一匹精力耗尽了的马还在拼命地将车往山上拉——明知拉不上去，可是还在一个劲儿地往上拉！

我来到这里的第四天，一大早，两个孩子还在睡觉，我在厨房里帮她洗菜，她非常谨慎地小声问我：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

“来学习，上大学。”

只见她的眉毛和额头的黄皮肤往上一皱，原来是刀子划破了她的一个手指。她赶紧用嘴吸吮流出的鲜血，在椅子上坐下来，但她立刻又站了起来，说：

“噢，真是见鬼……”

1 高尔基到喀山后，起初就住在市郊叶夫列伊诺夫家，他在这里住了大约两个星期的样子。

她用手绢包好划破的手指，称赞我说：

“你挺会削土豆的。”

“唉，哪能不会呢！于是我对她讲了我在轮船上干过帮厨的事儿。她问我：

“您以为这样就可以上大学了吗？”

那时候我不懂得幽默。我把她的问话当真了，于是，我给她讲了我的行动计划，说科学殿堂的大门最后一定会对我敞开的。

她叹了口气，说：

“哎呀，尼古拉，尼古拉……”

正好这时候尼古拉到厨房洗脸来了。他刚刚睡醒，头发乱蓬蓬的，像往常一样，脸上乐呵呵的。

“妈妈，咱们包饺子吃吧！”

“那好吧。”母亲同意说。

为了显示自己对烹饪艺术的了解，我说：“这肉包饺子不好，而且也太少。”

瓦尔瓦拉·伊万诺夫娜听后很不高兴，马上冲我说了些很难听的话，弄得我面红耳赤，很下不了台。她把几个胡萝卜往桌子上一扔，离开了厨房。尼古拉则冲我使了个眼色，对他妈的行为解释说：

“她心情不好……”

他坐在凳子上，对我说：“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更神经质一些，这是她们的天性。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对此做了无可争辩的论证。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sup>1</sup>对这个问

1 穆勒（1806—1873），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英国实证论的首创者、奠基人，著有《逻辑体系》等书。这里指的是他的《女人的从属性》一书。

题也曾有过论述。

尼古拉非常喜欢教我，因此，他抓住每一个机会向我脑子里灌输一些生活中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常识。我如饥似渴地听他给我讲，后来，在我的脑子里竟然把富科<sup>1</sup>、拉罗什富科<sup>2</sup>、拉罗什查克林<sup>3</sup>全混为一谈了，我根本记不清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sup>4</sup>砍了迪穆里耶<sup>5</sup>的头呢，抑或相反？小伙子一心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他信心十足地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但是，要真正地坐下来教我、帮我，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他的自以为是和轻率作风，使他看不见他母亲操持这个家是多么含辛茹苦，多么费尽心机；他的弟弟，一个沉默寡言、很难侍弄的中学生就更体会不到这一点了。可是，我对这些复杂的化学戏法和厨房经济的奥妙早已心知肚明，熟谙于心了。我清楚地看到这位主妇是多么心灵手巧，她每天不得不想方设法来填饱自己两个孩子的肚子，养活我这个其貌不扬、举止粗野的不速之客。不用说，分给我的

---

1 富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信院士（1860）；1850年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方法测定空气和水中的光速；1851年完成摆锤试验（所谓的富科摆）、发现电涡流（富科电流）。

2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早年因反对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兰曾坐过牢，被流放过，参加过投石党的斗争，后因身受重伤，从此退出政治活动，出入文艺沙龙。代表作有《回忆录》（1662）和《箴言录》（1665）。作家以箴言的形式表达他对贵族社会道德风尚的看法，虽有些悲观厌世，但对宫廷与贵族的虚伪和欺诈给予了辛辣的嘲讽。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引用过他的一条箴言：“神态庄严是形体的一种奥妙，目的在于掩盖智力的缺陷。”

3 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头子。

4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特别是热化学的奠基人之一。1768—1791年在政府征税机构任职；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身份足以引起当局的怀疑，1792年，极右派马拉特对他提出莫须有的指控，1794年根据革命法庭的审判，拉瓦锡等27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5 迪穆里耶（1739—1823），法国将军。他曾指挥革命的法国军队于1792年打败了奥普干涉军。但1793年在纳温登附近战败，4月，背叛革命，投奔了奥军。

每一片面包，像石块一样压在我的心头。我开始寻找工作，干什么都行。为了不在家里吃闲饭，我一大早就到外面去，遇到坏天气我就躲在那片废墟中的地窖里遮避风雨。在那里，我闻够了死猫癞狗的腥臭味，听够了狂风暴雨的呼啸，我很快就明白了过来：上大学不过是一个梦想，也许去波斯要更明智一些。可是我已经在想象着自己变成了一个白胡子魔法师，找到了一种培育农作物的方法，可以使粮食的颗粒长得像苹果那样大，一个土豆有一普特<sup>1</sup>重，总之，为造福这片土地，我已经想出了不少办法，而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度日的可不只是我一个人。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净想些非同寻常的奇遇和种种丰功伟绩。在日子非常艰难的时候，这种幻想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当时这样的日子很多——我幻想的本领也越来越大了。我对外来的帮助已经不抱希望，也不指望会交上好运，但我的意志却渐渐变得坚强起来，而且生活条件越是艰难，我感到自己就越坚强，甚至更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至于挨饿，我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上，在那儿很容易就能够挣上十五、二十个卢布。在那里，置身于装卸工人、流浪汉和骗子、小偷们中间，我感到自己是一块被投进炉火中冶炼的生铁——许多强烈、炽热的印象扑面而来，而且天天如是。人们在我面前像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他们贪得无厌，生性粗野——我喜欢他们对生活的仇恨心理，喜欢他们对世上的一切进行嘲弄、敌视，但对自身状态却漠不关心的态度。我亲身经历过的一切，使我对这

---

1 一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



些人有一种亲近感，我希望和他们打成一片，融入他们那个富有刺激性的圈子。勃莱特·哈特<sup>1</sup>的作品和我读过的大量“品位不高的”小说，使我对这个圈子里的人们更加有了好感。

惯偷巴什金，原来是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如今穷困潦倒，还染上了痨病。他振振有词地对我说：

“你怎么像个姑娘一样，畏畏缩缩的，是不是怕坏了名声？对于一个姑娘来说，名声就是她的财富，可是对你来说，它只是一副枷锁。牛的名声不错，忠诚老实，但它们只配吃草！”

巴什金一头红发，脸刮得干干净净，很像个演员；矮小的身材，动作轻盈灵活，像一只小猫。他对我像老师一样，处处以保护人自居。我看得出，他真心实意地希望我成功和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他最喜欢读的是《基督山伯爵》<sup>2</sup>。

“这部书里有目的，有良心。”他说。

他喜欢女人，讲起她们来，津津乐道，垂涎欲滴，兴奋得不得了，虚弱的身体像筛糠一样。这种哆里哆嗦的样子，完全是一种病态，看着直让我感到恶心，但他的话，我还是很仔细听的，我觉得它们非常美丽动人。

“女人啊，女人！”他坦诚地说，发黄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晕，乌黑的眼睛里射出异常兴奋的目光，“为了女人，我什么都能豁出去。为了女人，就像着了魔似的，什么犯罪不犯罪的——

1 勃莱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曾在西部做过矿工，写了许多描写淘金者的生活和黄金的腐蚀作用的小说，如《加利福尼亚故事》（1857—1871）和几部长篇；颂扬社会底层人们的勇敢精神的小说，如《加布里埃尔·康罗伊》（1875—1876）等，他的作品乡土气息很浓。

2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发表于1844—1845年的一部著名小说，描写的是法国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个冤冤相报的故事。

我全然不顾！没有比恋爱更美好的了！”

他很会讲故事，轻而易举地就能为妓女们写些感人至深的关于不幸爱情的伤感歌曲，伏尔加河沿岸各个城市都在唱他的歌曲。其实，下面这首广为流传的歌曲也是他写的：

我又穷，又不漂亮，  
又没有什么好衣裳，  
有谁会娶我  
这样的姑娘……<sup>1</sup>

特鲁索夫是个行动诡秘的人，对我的态度很好，仪表堂堂，衣着考究，长有音乐家那样纤细的手指。他在船舶修造厂区域内开了个小铺子，招牌上写的是“修理钟表”，但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

“你呀，彼什科夫，可别去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他对我说，眯起狡猾而果敢的眼睛，煞有介事地抚摸着已经斑白的胡子。“我看得出你的前途不在这儿，你是个有精神追求的人。”

“什么叫有精神追求的人？”

“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羡慕，只是充满了好奇……”

这话用在我身上是不合适的，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很羡慕的，比如，巴什金说话时那种特殊的语气，诗一般的韵味，出人意料的比喻和别出心裁的遣词造句——我对他的这种本领就非常

---

1 见俄国诗人И.苏里科夫（1841—1880）的诗《我是一个孤儿》。文字与原诗略有出入。

羡慕。我想起了他讲过的一个爱情故事的开场白：

“一个朦胧的夜晚，我像树洞里的一只猫头鹰，坐在斯尼亚斯克这座贫穷城市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而当时是秋天，正值十月，绵绵细雨，下个不停，风一直在刮，时紧时慢，好像满腹委屈的鞑靼人慢条斯理地在唱歌，歌声没完没了的：噢噢……啊啊……啊啊……噢噢……”

“说话间，她人来了。步履轻盈，面色红润，像太阳升起时的一朵祥云，一双眼睛清澈透明，专门用来骗人。‘亲爱的，’她诚恳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我知道，她在撒谎，可是我相信她说的是真心话！理智上我一清二楚，可是我内心里不相信她在骗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在讲话的时候，常常有节奏地摇晃着身子，眯缝起眼睛，不时地用手轻轻地抚摩着胸口的地方。

他的声音有些低沉，缺乏朝气，但他的语言却非常鲜明，像夜莺歌唱那样悦耳动听。

我非常羡慕特鲁索夫，他说起西伯利亚、希瓦<sup>1</sup>、布哈拉<sup>2</sup>这些地方的时候，滔滔不绝，非常有意思；对主教们的生活，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有一次，他神秘兮兮地跟我谈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sup>3</sup>的事：

“这位沙皇对自己的事情可是一把好手！”

我觉得特鲁索夫是小说中常有的那样一种“坏人”。小说结尾

1 俄国城市，位于花拉子模州。

2 俄国城市，布哈拉州行政中心。

3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1881年起为俄国皇帝，在位期间，基本上把中亚细亚地区并入了俄国（1885）。

时，出乎读者的意料，他们摇身一变，个个成了舍己为人的英雄。

有时候，在天气闷热的夜晚，这些人渡过喀山河<sup>1</sup>，来到对岸的草地上和灌木林中，在那里边吃边喝，议论各自的事情，但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生活的复杂性和人际关系方面各种莫名其妙的纠葛，特别是有关女人的话题。他们谈起这些问题时，总有一种怨恨的情绪，满腹的忧伤，有时候感人至深，但几乎总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是在窥探一个黑暗的地方，那里有许多可怕的、出人意料的情况。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天空漆黑，星光暗淡，坐在闷热的洼地上，置身于密密麻麻的柳树丛中。由于这里距伏尔加河很近，空气非常潮湿，黑暗中，轮船上的一盏盏桅灯，像许多金色的蜘蛛，缓缓地向四面八方蠕动。它们爬向山石构筑的岸边，在一片黑暗中，像万家灯火，构成了一条火的长龙——它们是各家小饭馆和有钱的乌斯隆村各家窗户发出的灯光。轮船两边划水的叶片拍打着水面，发出低沉的响声；鱼贯而行的平底船上的水手们，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像鬼哭狼嚎一般，什么地方有人用斧子在敲打铁器。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凄楚哀婉的歌声——有人在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歌声沁人肺腑，在人的心头上平添一丝淡淡的忧愁。

听着人们在轻声细语，娓娓而谈，更让人感到愁肠百结，忧心如焚——他们都是在思考人生，每个人都在谈论自己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在听对方讲些什么。他们在小树林里，或坐，或卧，抽着香烟，偶尔——决不贪杯——喝一点伏特加酒、啤酒，然后，抚今追昔，回首往事。

---

1 喀山河从喀山市的西边流入伏尔加河。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黑夜中，不知是谁躺在地上说。

大家听完他的故事后，都表示赞同，说：

“这是常有的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老听见他们说“常有的事”“都可能发生”“司空见惯”这些词，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好像今夜已经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他们一切都已经经历过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别的什么事了！

这使我跟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之间拉开了距离，但毕竟我还是非常喜欢他们，而且，按照我的经历，如果我今后与他们为伍，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追求上进、希望学习的愿望受到了伤害，这一点也在把我推向他们。当食不果腹、满肚子怨恨和苦恼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去违法乱纪，作奸犯科，而且不单单是针对“神圣的私有制度”。然而，青年人的浪漫情怀使我不能够半途而废，放弃我注定要走的道路。当时，除了富于人道精神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格调不高的小说外，我已经读过不少正儿八经的好书——这些书在激励着我追求某种尚不甚明确，但比我的所见所闻要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有了新的体验。有许多中学生常到叶夫列伊诺夫家附近的空地上玩击木游戏，其中有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sup>1</sup>，我特别喜欢。他皮肤黑黑的，头发也很黑，像个日本人；一脸的小黑点，像沾了火药似的；他总是乐呵呵的，玩起游戏来得心应手，讲起话来非常风趣，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好苗子。但是，他几乎像所有俄国只有才能的人一

1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1864—1922），一个银行职员的孩子，喀山大学医学系的学生，1888年1月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889年9月前一直被关在喀山和彼得堡的监狱内。

样，只靠大自然赋予他的才能吃饭，不想进一步去提高和发展自己的能力。他听觉敏锐，乐感好，喜欢音乐，能够熟练地演奏古斯里琴<sup>1</sup>、三弦琴和手风琴，但他不愿意去掌握更高级的、难度更大的乐器。他生活贫困，穿得很差，但他身上的破衣烂衫、满是补丁的裤子和脚上的破皮靴，和他的剽悍的性格、强健的体魄和豪放的作风，倒是非常相称。

他像是一个久病初愈的人，刚刚才能够起来行走；又像是一名昨天才从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令人愉快的；他感到兴高采烈，心花怒放——兴冲冲地又蹦又跳，跟遍地开花的烟花爆竹一样。

他知道我生活困难、处境险恶后，便让我搬到他那里住，去当一名农村教师。于是我就住进了这个奇特、欢乐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sup>2</sup>了。可能不止一代的喀山大学生都知道这个地方。它就是鱼市街那幢很大的破烂不堪的房屋，它好像是由许多食不果腹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幽灵似的无用之辈从房主手里夺过来的。普列特尼奥夫就住在走廊楼梯下的一个格子间里，那里放着他的一张床，走廊的尽头紧靠着窗子，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有三个房间的门冲着走廊，其中两间由妓女们住着，第三间住的是教会学校一个患肺结核的学数学的学生，他这个人长得又高又瘦，样子看上去有点吓人：棕红色的头发，一脸胡子拉碴，身上穿得破破烂烂，勉强遮盖着身子，透过衣服破烂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见他那发青的皮肤和瘦骨嶙峋

1 俄国一种多弦拨弦乐器，有翼形（5~12根弦）、钟形（11~36根弦）和直角形（35~66根弦）三种琴型。

2 高尔基从1884年10月到1885年5月在这里住过。

的身体上的一根根肋骨。

他好像就靠吃自己的指甲过日子，把手指头都快啃得出血了。他没日没夜地在画什么东西，计算来，计算去，吭吭喀喀不停地咳嗽。妓女们都害怕他，认为他是个疯子，但是出于怜悯，她们常常在他的门口放些面包、茶叶和砂糖，他从地上捡起这一包包的东西，拿回房间，像一匹精疲力竭的马似的，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要是她们忘记放了，或者由于什么原因没有给他送这些东西，他就会打开门，冲着走廊，哑着嗓子喊道：

“面包呢？”

从他那深陷的两个黑眼圈里，流露出躁狂症患者常有的那种踌躇满志、不可一世的傲慢神色。偶尔有一个其貌不扬、矮小驼背的人到他那里去找他，这个人是个八字脚，酒糟鼻，戴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面色蜡黄，一脸奸笑——整个一个阉割派教徒。他们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能一连几个小时默默地坐着，莫名其妙地一声不吭。不过，有一次，夜里已经很晚了，那个学数学的学生声嘶力竭地把我叫醒说：

“我告诉你，这是一座监狱！几何学是个笼子，没错！是个捕鼠器，没错！是一座监狱！”

那个驼背的丑老头尖声尖气地嘻嘻笑着，翻来覆去地说着一个莫名其妙的词，而那个学数学的学生，这时突然大吼一声：

“滚！见你的鬼去吧！”

他的客人被狼狈地赶到了走廊，嘴里骂骂咧咧，身上披一件宽大的斗篷——那位学数学的学生则站在门口，高高的个子，凶神恶煞似的，把手指头插进乱蓬蓬的头发里，哑着嗓子叫道：

“欧几里得<sup>1</sup>是个傻瓜！傻——瓜……我能够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要聪明！”

然后，他使劲在门上踹了一脚，只听见屋里有什么东西被震落了下来。

后来我很快了解到，他是想通过数学来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死得太早了，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

普列特尼奥夫在一家印刷厂给报纸<sup>2</sup>当夜班校对员，一夜挣十一个卢布，因此，要是我没有找到挣钱的工作，我们一天就只能靠四俄磅的面包、两戈比的茶叶和三戈比的砂糖过日子了。而我又没有多少时间去工作，因为我必须得学习。我非常吃力地在攻克科学的难关，特别是格式死板、内容烦琐的语法课，让我伤透了脑筋，我根本无法把生动、难学、变化多端的俄罗斯语言纳入语法的条条框框里去。但所幸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我学这些东西“为时尚早”，即使通过了乡村教师的资格考试，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也得不到这个职位。

普列特尼奥夫和我共用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他因为夜里没睡觉，早上下班回来时，无精打采，脸色发黑，眼睛发红。我赶紧去小饭馆里打开水，因为——不用说——我们没有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前，喝着茶，就着面包。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给我讲述报上的新闻，朗读嗜酒如命的杂文作家“红色多米诺”的打油诗，他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让我感到非常吃惊，我觉

1 欧几里得（Euclid），古希腊数学家，公元前3世纪在亚历山大任职，是希腊三大数学家之一，著有《几何原本》（15卷），总结了希腊数学300年来的发展，为数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指《伏尔加信使报》。



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女人旧衣服兼做皮条客的黄脸婆加尔金娜一样。

他向这个女人租了楼梯下的一个角落，但是他付不起“房租”，因此，作为报酬，他只好经常给她讲些笑话，逗她开心，给她拉手风琴，唱些动人的歌曲给她听。他是个男高音，每当他唱歌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丝讥讽与嘲弄的神色。加尔金娜年轻时当过歌剧合唱演员，在唱歌方面是个内行，因此，她唱起来往往非常投入，有时眼泪会从她那恬不知耻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顺着她这个贪吃贪喝的黄脸婆的浮肿的面颊流下来。这时，她会用胖乎乎的手指头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再用一块脏兮兮的小手绢细心地擦一擦手指。

“啊，古罗奇卡<sup>1</sup>，”她叹了口气说，“您简直就是一个演员！您的长相，只用稍微再帅气一点，我就能够让您火起来！我给女人们推荐的年轻小伙子多了，她们孤身一人，心里寂寞得很呐！”

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就住在我们的楼上。他是一名大学生，是毛皮匠的儿子；小伙子中等身材，宽肩膀，胸肌发达，胯骨特窄，整个人看上去像一个倒置的三角形，只是这个三角形下面的角被截掉了一些，他的脚长得特别小，跟女人的脚差不多，而且，他的脑袋也不大，深深缩进两个肩胛之中，一头红发向上支棱着；毫无血色的苍白的脸上，神情忧郁地瞪着两只有点发绿的金鱼眼。

---

1 古里的爱称。